



軍法

說郭卷第三十

蜀道征討北事

袁申儒



紹興三十二年正月一日四川宣撫使吳璘遣中軍

寔傳令于邵州防禦使向起利州兵馬鈴轄吳挺及保寧

軍節度使姚仲其畧曰軍行並從隊伍勿亂次勿殿後勿

踐稼勿毀民舍勿掠民財逢敵欲戰必成列為陣甲軍弓

弩手並坐視敵兵距約一百五十步令神臂弓兵起立先

用箭約射之箭之所生可穿敵陣即全軍俱發敵兵距

約百步令平射弓兵起立用箭約射如初然後全陣俱發

或敵兵直犯柵馬令甲軍槍手密依柵馬枕槍

人亦如之違者並處斬如敵兵已敗許忠義

擊之必生獲女真及金人與其首級乃議賞否則闕其

有以為他兵首領偽為女真金首級冒賞者罪亦如之先是遣杜寔示陣式于諸將以步軍為陣心為左翼馬軍為左右助拒馬環于左右助之內以衛步軍以一管陣敵統制一統領四主陣撥各一正副將準備以部隊將則因其隊馬多寡陣兵二千二百六十有三甲軍槍手五百有二之內者一千二百有七為陣心者一千有六平數方二百有二與拒馬者二百居陣外分兩翅副翼者五百六十有六左翼二百八十有三主陣將官二千射方二百一十有七神臂方六十有四右翼亦如之馬軍居陣外都為左助者二百六十有二將官二訓練一管隊十隊兵乘騎者二百四十八右助亦如之並其開有貼撥輔陣憎益之不同而大畧可以見矣

傳永錄三卷

寒食詩云寒食家：插柳枝戀春：亦不多時見孫只

寒食詩

鮮花前醉青冢能消幾箇悲

此賈秋堅平章於德祐元年上母墳回至焦賢堂所作豈非亡國之

識款
隨抄

海鯨行

鮮于伯幾經歷海鯨行云至元辛卯季冬浙江連日吹腥風有物宛轉沙泥中非鼉非龜非蛟龍神物失勢誰為雄萬刃剗割江水紅九州之外四海通出內日月涵虛空汪洋浩瀚足尔客胡為一出蕩忘返糜軀鼎俎蝦蜆同嗟吁人有達与窮無以外慕賤厥躬古來妄動多灾凶

風之始

吳給事女敏慧工詩詞後歸華陽陳子朝名儒也晚年感一妾緣此遂染風疾一日親戚來問吳同妾在側指妾曰此風之始也後西南士夫尤有所感者皆以風之始為

實
慧叔於
集集

巴家富詩

李黨李太女適巴長節巴氏貧甚李亦安之戲作詩云誰道巴家窘巴家十倍却池中罗水馬底下列鬪牛

白帝詩

燕麥分元數榆錢散不收夜未深驟富新月掛銀鈎
士人郭暉回寄安問誤封一白紙去細君得之只寄一絕云
碧紗窓下啓滅封盡紙從頭徹尾空應是仙師懷別恨
憶人全在不言中

未歲狀元賦

祥符中西蜀有二人奉同硯席既得奉貧干索旁郡乃
能辦行已迫歲始發鄉里懼引保後時窮日夜行至劍門
張惡子廟号英頭王其灵響震三川過者必禱焉二子過
廟已昏晚大風雪苦寒不可夜行遂禱於神各占其得失且
初夢為信草就廟廡下席地而寢入夜風雪轉甚忽
見廟中灯烛如晝然後看俎甚盛人物紛然往來俄傳導
自遠而至聲振四山皆岳瀆貴神也既席就賓主勸酬
如世人二子大懼已無可奈何潛起伏暗處觀焉酒行忽一

神曰帝命吾儕作來歲狀元賦當議題一神曰以鑄鼎象物
為題既而諸神皆一之韻且各刪潤彫改商確又久之遂畢
朗然誦之曰吾召作狀元者魂魄授之二子默然私相謂曰此
正為吾二人發迨將曉見神各起致別傳呼出廟而去視廟
中寂然如故二子素聰警各尽記其賦亟寫於書帙後無
一字忘相於拜賜鼓舞而去倍道以行吟語欣然唯恐富貴
之逼身也至京遣及引保或試過省益志氣洋溢半驗矣
至御試二子坐東西廊御題出果是鑄鼎象物賦韻脚
尽同東廊者下筆中所書情然一字不能上口問閱過
西廊問之西廊者望見東廊來者
曰御題驗矣我乃不能記故起問子幸無隱也東廊者曰正
欲問子也於是二子交相疑曰臨利害之際乃見平生且此神

賜而独私以自用天其福尔邪各忿怒得不意享信筆
而出唱名二子皆被黜狀元乃徐奭也既見即責賦二子比庙
中所記者無一字異也二子嘆息始悟九得失皆有假手者
遂皆罷筆入山不復事筆硯恨不能記其姓名云續清夜錄

拾遺記十卷

王嘉字子年
隴西人

春皇儀

春皇者庖犧之別号所都之國有華胥之洲神母遊其上
有青龍繞神母久而方滅即竟有娠歷十二年而生庖犧長頭
脩目龜齒龍唇眉上有白毫鬚垂委地或人曰歲星十二年一
週天今叶以天特庖者包也言包含萬像以犧牲登薦於百
神民服其至故曰庖犧亦謂伏羲變混沌之質文必其教
故曰伏羲布至德於天下元元之類莫不尊焉以木德稱王
故曰春皇其明叡照於八厘是謂太昊者明也位居東

炎帝神農

方以含養蠢化叶于木德其音附角号曰木皇
炎帝始教民耒耜躬勤畎畝之事百穀滋阜聖德新感
無不著焉

軒轅皇帝

軒轅出自有熊之國母曰吳樞以戊巳之日生故以土德稱王也
厭世於昆臺之上留其冠劍佩舄焉昆臺者昇湖之極峻
處也立館於其下至今望而祭焉帝以神金鑄器皆銘
題及升遐後群臣觀其銘皆上古之寄多磨滅缺落凡
所造建咸刊記其年時詳跡皆質

少昊

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杼木而
經歷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為白帝之
子即太白之精降于水際与皇娥譙戲奏姬媼之棠遊漾
忘歸窮桑者西海之濱有孤之桑樹直上干日奇葉紅紫

萬歲一實食之役天而老帝子与皇娥於海上以桂枝為表結薰茅為旌刻玉為鳩置於表端言鳩知四時之候故春秋傳曰司至是也今之相風此之遺象也帝子与皇娥並坐撫桐牽梓瑟皇娥生少昊号曰窮桑氏亦曰柔丘至六国特柔丘子著陰陽書即其余裔也少昊以主西方一号金天氏亦曰金窮特氏有鳳隨方之色集於帝庭因曰鳳鳥氏金鳴於山銀湧於池或如龜蛇之類作是神鬼之形有水屈曲亦如龍鳳之狀有山盤紆亦如屈龍之勢故有龍山龜山鳳水之自也亦因以為姓末代為龍丘氏出班固藝文志蛇丘氏出西王母神異傳

顓頊

帝顓頊高陽氏黃帝孫昌意之子昌意出河濱遇黑龍負玄如王鬲特有一老叟謂昌意云生子必叶水德而至

十年顓頊生手紋如龍亦有玉鬲之象其夜昌意仰示天北辰下化為老叟及顓頊居位奇祥中社莫不統集不稟正朔者越山航海皆至也

高辛

帝嚳之妃郇屠氏之女也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民善者於郇屠之地遷惡者於有北之鄉其先以地命族後分為郇氏屠氏女行不踐地常履風雲浮於伊洛帝乃期焉納以為妃、常夢吞日則生一子凡經八夢則生八子

唐堯

帝堯在位聖德光洽西海之西有浮玉山、下有巨穴、中有水其色若火晝則通朧、不明夜照耀穴外、虽波濤灌蕩其光不滅、是謂陰火、當堯世其光爛起化為赤雲、丹輝炳映百川恬澈、游海者銘曰沉燃以應火德之運也堯在位七十年有祇之支、因獻重明之鳥、一名双睛、言双睛在目、狀如鷄

鳴似鳳特解落毛羽肉翮而飛能搏逐猛獸虎狼使妖
群惡不能為害飼以瓊膏或一歲數來或數歲不至國人
莫不掃洒門戶以望重明之集其未之特至國人或刻木或
鑄金為此鳥之狀置於門戶之間則魑魅醜類自然退伏今
人每歲元日或刻木鑄金或畫為鷄於牖上此之遺
像也

虞舜

虞舜在位十年有五老遊於國都舜以師道尊之言則
及造化之始舜禪於禹五老去不知所從舜乃置五星之
祠以祭之其夜有五長星出薰風四起連珠合璧祥庶
備焉萬國重譯而至

夏禹

堯命夏鯀治水九載无績鯀自沉於羽淵化為玄魚特
揚鬚根鱗橫脩波之上見者或謂河精羽淵與河海

殷陽

通源也海民於羽山之中修立鯀廟四時以致祭祀常見
玄魚與蛟龍跳躍而出觀者驚而畏矣至舜命禹疏川
奠岳祭巨海則龜鼉而為梁喻卒岑則神龍
而為馭行遍日月之壚惟不踐羽山之地皆聖德感鯀
之靈化其事牙說神變猶一而色狀不同玄魚黃能四五
相亂傳寫流魚鯀字或魚邊玄也群疑衆說並略記為
商之始也有神女簡狄遊於桑也見黑鳥遺卵在地有五
色文作八百字簡狄拾之貯以玉筐覆以末緩夜夢神母
謂之曰尔懷此卵即生圣子以繼金德狄乃懷卵一年而有娠
經十四年而生契祚以八百叶卵之文也虽遭旱厄後嗣興焉
傳說賃為赭衣者春於深岩以自給夢乘龍繞日而行
筮得利建侯之卦歲餘湯以玉帛聘為可衡也

師延者殷之樂人也設樂以樂世遵此職至師延精述陰陽曉明象緯真測其為人世載遠絕或出或隱在軒轅之世為司樂之官及殷時統脩三皇五帝之樂當軒轅之時已數百歲聽中國樂聲以審興亡之兆至夏末抱樂器以奔殷時紂淫於声色乃拘師延於陰宮欲極刑戮師延既被囚繫奏清商流徵滌角之音司獄者以聞於紂猶嫌曰此乃淳古遠樂非余可聽說也猶不釋師延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歡脩夜之娛乃得免炮烙之害周武王與師乃越濮流而逝或云死於水府故晉衛之人鑄石鑄金以象其形立祀不絕矣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旦八百之族皆奔而歌歌有大蜂狀如丹鳳飛集王舟因以鳥畫其旗翌日而梟紂名其船曰蜂舟魯哀公

周

周穆王

魯僖公

二年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蜂旗則其類也事出太公六韜武王使登其像於幡旗以為吉兆今人幡信皆為鳥畫則遺像也穆王即位三十二年遊行天下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足不踐土二名翻羽行越飛鳥三名奔霄夜行萬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輝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騰霧乘雲而奔八名挾翼身有肉翅逆而駕焉按轡徐行以匝天地之域

僖公十四年晉文公焚林以求介子推有白鷓遠烟而噪或集子推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起一高堂名曰思煙臺種仁壽木故呂氏春秋云木之美者有仁壽之華焉即此是也或云或所焚之山數百里居人不得設羅網呼曰仁鳥俗亦謂為白臆者為慈鳥則其類也

周靈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五年夜有二蒼龍
 自天而下來附微在之房因夢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擊香
 露於空中而來以沐浴微在天帝下奏鈞天之音列於
 顏氏之房空中有声音言天感生聖人子故降以和樂
 笙鏞之音異於俗世也又有五老列於微在之庭則五
 星之精也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闡里人家文之
 水精之子以襄周而素王故二龍繞室五星降庭
 微在賢明知為神異乃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麟去
 相者云夫子孫殷陽水德而素王至敬王之末魯定公
 二十四年魯人鄒商田於文澤得麟以示夫子繫角之
 紱尚猶在焉夫子知命之將終乃把麟解紱涕泗滂沱
 其麟出之時及解紱之歲垂百年矣

越謀滅吳蓄天下奇寶美人異味進於吳又有美人

二人一名夷光二名修明

即西施邨人
姐之別也

貢於吳一處以掛卷之

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

並坐理鏡靚狀於珠璣之內竊窺者莫不動心驚視謂

之神人吳王妖惑忘政及越兵入國乃抱二女以逃吳苑越軍

亂入見二女在對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全吳城地門內

有朽珠尚為祠神女之處

燕昭王即位二年廣巡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媚一

名提漢並玉質疑膚体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絕古無

倫王登崇霞之臺召乃二人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纓

縷拂之其舞一名縈塵言其体輕与塵相乱次日集羽

言其宛轉若羽毛之從風末曲曰旋懷言其支体纏曼

秦

若人懷袖也

秦始皇時張儀蘇秦二人同志好李迭剪髮而粥之以相券或傭刀寫書非聖人之言不讀遇見文典途行無所題記以墨書掌及股裏夜還而寫之析竹為簡二人每假食於路剝樹皮編以為書帙以盛天下良書嘗息大樹之下而寐有一先生問二子何勤若也儀秦又問之子何國人荅曰吾生於歸谷亦云鬼谷者歸也又云歸者谷名也乃請其術教以于世出俗之辨即採胸中即二與說書信輔特之事古史考云鬼谷子也鬼歸相近也

漢

漢成帝以三秋間日与飛燕戲於太液池以沙棠木為舟貴其不沉沒也以雲母飾於鷁首一名雲舟又刻大梧桐木為虬龍彫飾如真以夾雲舟而行以紫桂為柁柂及觀雲棹水玩擷菱葉帝每宴輕蕩以鷁飛燕命傾飛之士以金鑲纜云舟於波上每輕風至飛燕始吹隨風入水帝以翠纓結飛燕之裾帝怒曰妾微賤何服得預纓裾之遊今大液池尚遺避風之臺即飛燕結群之處

處

哀帝尚淫奢多進諂佞幸愛之臣競以妝飾妖麗巧言取容董賢以霧縠單衣飄若蟬翼帝入宴息之房命延卿易輕衣小袖不用奢帶修裾故使宛轉便易也宮人皆効其斷袖又曰割袖恐驚其眠

靈帝初平三年遊於西園起裸遊館千間朱綠苔被而階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澈乘舡以遊漾使宮人乘之選玉色輕休以執篙檝搖漾於渠中清澄以盛暑之特使舟覆後視

官人玉色者帝盛夏避暑於裸遊館長夜宴飲帝嗟嘆曰使萬歲如此則上仙也官人年二七已上三六已下皆靚妝解其上衣惟著內服或共裸浴西域所獻茵輝香草以為湯宮人以之浴院使以余汁渠名曰流香渠

郭况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數百人以黃金為器二沿之聲震於鄰鄙特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鑄鍛之聲盛也庭中起高閣長廡置衡石於其上以秤量珠玉也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襍寶以飾臺榭縣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月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日晝星富無足其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為瓊厨金穴况小心畏慎雖居富勢閉門游擾未曾干世事為一特之智也

咸熙二年宮中夜異數白色光潔繞宮而行闔窻見之以聞於帝、曰宮闔幽密若有異數皆非祥也使窻者何以果見一白虎于徧房而走候者以戈投之即中左目比注取視惟見血在地不復見帛擦檢宮內及諸厨并不見有物次檢寶庫中得一玉虎頭枕眼有傷血痕尚濕帝該古博聞云漢誅梁冀得一玉虎頭枕云單所因獻檢其領下有篆書字云是帝辛之枕嘗与妲己同枕之是殷特遺寶也又按五帝本紀云帝辛殷伐之末至咸熙多歷年數代相傳凡珍室久則生精靈必神物憑之也孫堅母妊堅之特夢腸出繞腰有一童女負之繞吳閭門外又授以芳茅一莖女童語曰此善祥也必生才雄之子今賜母以土王於翼軫之地昇足於天下百年中應於異室

授於人也語畢而竟旦起筮之筮者曰所夢童女負母
繞閭門是大白精之感化未夢夫帝王之具必有神跡自
表白氣者金色及吳滅而踐晉祚夢之徵焉

先主甘后沛人也生於賤微里中相者云此女後貴位極
官掖及后長而体兒特異至十八玉質柔肌悲媚容冶
先主召入綃帳中於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
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晝則講說軍謀夕則擁后
而玩玉人常稱玉之所貴德比君子况為人形而不可玩
乎后与玉人潔白齊潤觀者殆相乱惑嬖寵者非惟
嫉於甘后亦妬於玉人也后常欲琢毀壞之乃誠先主者
昔子罕不以玉為宝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女以妖玩
繼懷九遠或生疑勿復進焉先生心撤玉人緣嬖妾者皆

晉

退當斯之時君子議以甘后為智婦人為

晉武帝時有一羗人姓姚名馥字世芬充廐養馬妙
解陰陽之術年九十八姚襄則其祖也好讀書嗜酒常
醉時好言帝王興亡之事善戲笑滑稽無窮常嘆云
九河之水不足以漬麩藁八藪之木不足以作薪蒸
七澤之麋不足以克庖俎凡人稟天地之精靈不知飲
酒動肉含氣耳何必木偶於心識乎好啜濁糟常言渴
於醇酒群羗常弄狎之呼為渴羗

石季倫愛婢名翔風魏末於胡中得之始十歲使房內養
之至十五無有比其容兒特以姿態見美妙別玉声汚觀
金色石氏侍人美艷者數千人翔風最以文辭擅愛石崇
常語之曰吾百年之後當指白日以汝為殉吞曰生愛死

諸名山

離不知無愛妾得為殉身其何朽於是弥見愛寵及
翔風年三十妙年者爭嫉之石崇受諸浸之言即退翔風
為房老使主群少乃懷怨而作五言詩曰春花誰不美卒
傷秋落時突煙还自低鄙退豈所期桂芳徒自蠹失愛
在蛾眉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嗤石氏房中並歌此為
樂曲正晋末乃止

崑崙山有昆陵之地其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層每層相
去万里有雲色從下望之如城闕之象蓬萊山亦名防丘
亦名云來高二万里廣七万里方丈之山一名蛮雉東方龍
場池方千里瀛洲一名魂洲亦名環洲亦名嶠山一名環丘上
有方湖週迴千里黛與山有員淵常沸騰以金石殺之則
爛如玉矣昆吾山其下效亦金色如火昔黃帝伐蚩尤陳兵

於此地掘深百丈猶未及泉惟見火光如星洞庭山浮於水
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玉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音徹
於山頂楚懷王之特幸群才賦詩於水濱故云瀟湘洞庭
之樂聽者令人難老雖咸池九韶不得比焉

雲谷雜記十卷

張湜字清涼單父人

臚傳句

於孫通傳群臣朝十月儀設九賓為臚句傳按字書方
絕為句外此無它義云臚句傳者即臚傳也句字乃衍文
故史記注但云傳從上下為臚而已蘇林注漢書乃析臚句
為二事云上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不知何據而去鄭康
成儀禮注謂臚為衆則臚傳蓋衆相迓傳也國語云
風听臚言於市辨妖祥為謠又莊子有大傳臚得之語
此最可極以二書証林說其妄可知矣

吳書東化使魏文帝因酒酣嘲問曰吳魏時立誰將平
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步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曰說
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心竒其辭又江表傳初母陽刀
言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玄詐增其
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陽
之君乎六朝以來都于東南故有黃旗紫蓋之語文士
多引用之雖皆知之其為符瑞事而罕有究其義者李
善最號博洽其注文運紫蓋黃旗之句亦不過引司馬
徽而已余嘗見薛道衡隋高祖功德頌云談黃旗紫
蓋之氣恃龍蟠虎踞之險虽知黃旗紫蓋為氣終未
得其所以為恨一日讀宋書符瑞志云漢世術士言黃
旗紫蓋見於斗牛之間江東有天子氣胸中於是釋然

因而知讀書不厭於多矣

玉帳

杜子美嚴公人朝云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又送盧十
四侍御云但促銅壺箭休添玉帳新王洙於玉帳術句注云
兵書也後來增釋者不過曰唐藝文志有玉帳經一卷
而已至玉帳旗句則云見空留玉帳術注照然玉帳術謂
之兵書則可句中無玉帳術字之不當引前事蓋洙與
增釋者俱不得其詳也按顏之推觀我生賦云守金城
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又袁卓道甲專征賦云或倚直
使之游宮或居其貴人之玉帳蓋玉帳乃兵家厭勝之方
位謂至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猶犯玉帳然其法
去於黃帝道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已為
玉帳主將宜居李太白司馬將軍歌云身居玉帳臨

河魁成爲河魁謂主將之帳在成也非深識其法者不能
爲此語

月令字誤

月令仲夏云令民父母艾藍以染母燒灰鄭氏注云傷火氣
也火之氣於是爲盛火之熾者爲灰搜文全無義理若謂
傷火氣故仲夏之月令民毋得燒灰則當若古者大原寒
食不率火然後可是可一咲耳季秋乃有草木黃落乃伐
薪爲炭之意語灰字但有它據未敢斷以爲是後讀曰
不常春秋十二月紀仲夏云無州藍以染魚燒炭高誘注
草木未成不欲天物季秋云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注
草木節解斧入山林伐林作炭詳一注其義甚曉然則灰當
爲炭可疑也灰炭二字相類一時書寫之誤鄭氏注書之
時畧不致審遽任意胡解殊可恨不常之書漢人於文字

書後押字

間多所引用非特記札者取以爲月令如班固律歷志中
伶倫取竹嶰谷等事皆本其書今人罕讀之惜哉

方勺泊宅編云東坡就逮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力陳其可
貸之狀列莘老蘇子容全輔政子容曰昨得張安道書不
稱名但著押字莘老曰某亦得之尚未啓封令取視之亦押
字也其事人罕知其故記之予按東觀餘論篇云唐文皇令群
臣上奏任用真草惟名不得草遂以草名爲花押常陟五
朶雲是也魏晉以來法書至梁湘府歲之皆是朱彛姚懷
珖等題名於首尾紙縫間故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祗是書
名耳後人花押乃以草書記其自書故謂押字蓋以襄此
耳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即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
上表章亦或尔述世遂施押字於移檄或不書已名字而

二十五叶
全文

別作形模非也又孫公談圃云先朝人書狀簡多押字非
自尊也後間省以代名耳今人不復識見押字便怒則書
用押字其未亦久矣劉蘇二公与方勺偶不知之也予頃在
武陵於畢文簡之諸孫處見文簡与寇萊公一帖尾用押
字之下却有拜咨二字正以押字代名也景德間士大夫質
厚故此風尚存至元豐間相去方七十余年以為罕見今固
不復有矣

太祖創業垂統其睿謀英畧盛烈豐功刻之琬琰昭若
日星已不待言但達生知命了然下惑親卜山陵於優游預
暇之日處分大事於頃刻談笑間之此是唐虞以來未有知
也初太祖生於西京甲馬營開寶九年西幸還其廬駐蹕
以鞭指其巷曰朕憶昔得一石馬見為戲群兒屢竊之朕埋

於此不知在否廟之果然上愛山川形勝樂其土風遷都之
意李懷忠為雲騎指揮使諫曰東京正得皇居之中黃汴
環流漕運儲廩可仰億萬不煩飛輓况國帑重兵宗廟
禁掖若太山之安根本不可輕動遂寢議拜安陵奠哭為
別曰此生不得再朝於此也即更衣服殭矢登闕臺望西北鳴
弦發矢指矢委處謂左右曰即此乃朕之黃堂也以向得石馬埋
於中又曰朕自為陵名曰永昌是歲果晏駕又潛耀日常与
一道士游于閼河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或人曰真無与祖宗三人
者每劇飲爛醉生善歌能引其喉於杳冥之間作清微之音
時或一二句隨天風飄下惟祖宗聞之曰金狻虎頭四真龍得
真位至醜誥之則曰醉夢豈足憑邪至膺高受禪日乃庚
申正月初四日也自御極不再見下詔多澤徧訪之或見於輟

轅道中或嵩洛間後十六載乃開室乙亥歲也上已祓禊駕幸
西洛生醉坐于岸木陰下咲揖太祖曰別未喜安上大喜即遣
中人密引至後掖恐其遁急回蹕見之一如平時抵掌浩飲
上語生曰吾父与見汝决尅一事無它我壽還得幾多在
生曰但今年十月二十日夜晴則可一延紀不尔則當速：措置
上酷虐之俾自後苑夜或見宿于木末鳥巢中止數日不
見常切：記其語至所期之夕上御太清閣以望氣是夕果
晴星斗明燦上心方喜俄而陰霾四起天地陡變雪雹
驟降移仗下閣急傳宮鑰開門召開封尹即太宗也延入太
寢酌酒對飲宦官宮妾悉屏之但遙見燭下太宗時或避
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訖禁漏三鼓殿雪已數寸上引柱斧截
雪顧太宗曰好：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是夕太宗

留宿禁內將五鼓周廬者寗無所聞者帝已崩矣太宗受
遺詔於極前即位逮曉登明堂宣遺詔罷声慟引近臣玉衣
以瞻聖休玉色温瑩如出湯沐二事可謂復絕前古而實錄正史
雖粗載登闕臺祭大事而極簡畧至顧命之詳則皆不記雜
見於它書故特表出之

史記周紀武王工秦于畢馬融云畢文王墓地名也司馬貞索
隱曰按上文有字當作畢星予按後漢蘇竟傳畢為天亡主
經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以求天助也據此則
畢為畢星甚曉然馬融墓地之說非矣惜乎索隱不能引
此為証

史記宰予字子我為臨菑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孔子耻
之司馬貞索隱曰按左氏無宰我与田常作乱之文然有關止

字子我而周爭寵遂為陳恒所殺與宰我相涉因誤云然東坡志林云李斯上言諫二世其畧曰田常簡公臣而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是宰子不從田常而常所殺也弟子傳乃云宰子與田常作亂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為而天下通祀者容叛臣於其間豈非千載不蠲之惑也近令兒子邁考閱舊書究其所因則宰我不叛其驗明甚太史公因陋承疑使宰我有冤千載而吾師蒙其誣白茲一洗亦古今之快也蘇子由古史曰田恒之亂本與闕止爭政闕止亦子我也田恒既殺闕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與田恒之亂恒既殺闕止殺簡公則尚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子由又曰李斯言田桓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因殺簡公又劉向別錄田成子與宰我爭宰我夜狀率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成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宰我信如此說則宰我乃田恒之仇為齊攻田恒者非與恒作亂矣要之闕止亦曰子我故戰國諸子誤以為宰子皆不足信也考諸家所言索隱則以其字同闕止遂至於誤東坡則據李斯之言以宰子不從田常故為常所殺子由固以為闕止已而未免以李斯刻向之言為或然劉向所謂鴟夷子皮者范蠡也田常之亂在周敬王三十九年是時范蠡方在越與句踐謀伐吳後八年吳滅蠡始浮江湖更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固語及蠡傳可攷其妄已不待言李斯之言正由一時承襲之誤爾索隱古史謂為闕止然無確然之證終不能祛人之疑而破人之惑也予按左傳哀公十四年齊簡公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成子悼之

成子悼恒之字也陳敬仲也齊以陳

為田氏曰田恒漢文帝
諱恒故史記以恒作常

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其擇焉弗聽

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如公子我屬從攻闞與大門皆不勝乃
出陳氏追之殺諸郭闞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
之言不及此說苑正簡篇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
常與宰予比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臣叛而危之不可願
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田常果攻宰
予於庭弒簡公於朝簡公喟為而嘆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
患也說苑所云與左氏正同獨以闞止為宰予者則後人誤以田氏
之子我為宰氏之子我最分明夫一名字之混遂至賢逆之
無辨曾參殺人真可畏哉太史公作傳實以家語弟子解
一篇為之殊不知此書不全出於孔氏子弟之手多為好
事者以意增損孔安國嘗病之矣宰予之事正所當改
者略不致審信筆記錄遂使聖門高弟重罹誣謗謂之良史
可乎東坡之辨固足以雪其恥矣而尚以宰予為常所殺
是宰予猶死於非命也以今所考常之所殺乃田子我則也宰予
之枉可一洗無餘蘊矣

藏金石刻

秦漢以前字畫多見於鍾鼎彝器間至東漢時石刻方盛本
朝歐陽公始酷嗜之所藏至千方自既為跋尾又命其子棻
撮其大要為之說曰集古目錄晚年自号六一居士集錄蓋其
一也其門人南豐曾公亦集古篆刻為金石錄五百卷後宋趙
公明誠所蓄尤富凡二千卷其數正倍於歐公著金石錄三
十卷石林葉公夢得又取碑所載事與史違誤者金石類
攷五十卷近時洪文惠公迂集漢魏間碑為續釋續凡四十八卷
昭武李公丙類其所有起夏后氏竟五季著於錄者亦十卷

唐飲茶藥

号傳古圖正訛謬廣異聞皆有功於後李隸釋復錄其刻文
前代遺篇墜款因得槩見於方冊聞此尤可貴也
能改齋漫錄奕者墓路称神道自漢已然引襄陽者舊傳
光武立蘇嶺祠刻二石鹿狹神道楊震碑首題太尉楊公神
道碑名為証予按漢書高惠文功臣表云戚圉侯李信成
坐為太常丞縱丞相侵神道為隸臣又霍公傳薨光夫人後
文其塋制起三出開築神道此二事皆在前當以為據蓋不
始於後漢但表所謂神道疑宗廟之路也
飲茶不知起於何時歐陽公集古錄跋云茶之見前史蓋自魏
晉以來有之予按晏子春秋嬰相齊景公時食脫粟之飲炙
三戈五卯茗菜而已又漢王褒童約有武陽一作武都貢茶之語則
魏晉之有前之矣但當時虽知飲茶未若後世之盛也郭璞注

門下

尔雅云樹以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然茶至冬味苦澁豈
復可作羹邪飲之令人少眩張華得之以為異聞遂載之博物
志非但飲茶者鮮識茶者亦鮮至唐陸羽著茶經三篇言茶
者甚備天下益之飲茶其後尚茶成風回訖入朝始驅馬市茶
德宗建中間趙贊始具茶稅具元初垂詔罷真元九年張滂復
奏請歲得緡錢四十万令乃与鹽酒同佐國用所入不知已倍於唐矣
門下省掌管詔令今詔制之首必冠以門下二字此制蓋自唐
然已傳亮修張子房庙教首曰紀綱唐吕延濟注云紀綱為主
簿之司教皆主簿宣之故先呼之亦由今出制首言門下是也
櫻桃亦云鴛桃吕不常春秋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注云含桃鴛
桃鴛所合食故言含桃鴛桃二字頗為雅訛而一章罕曾引
用

嬰菹

木劍

近世官府騶徒所持假劍以木為之號曰木劍隨禮儀志漢自天子至於百官無不佩刀蔡謨議云大臣優優皆劍履士殿非侍臣解之蓋防刃也近代以來未詳所起東齊著令謂為象劍言象於劍又南史陳始具玉叔左右取朝服所佩木劍以進此皆假劍之始然施於佩服而以不知何時遂為輿衛之飾

溫公得念

司馬溫公元豐末來京師都人奔趨競觀即以相公自之左右擁塞馬至不能行反謁時相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瞰之隸卒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願一識司馬公耳至於呵叱不退而屋瓦為之碎樹枝為之折及薨京師之民鬻市而往吊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還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

登文鼓

四方來會葬者蓋數方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注香於手頂以送公葬者九百餘人京師民畫其像刻印粥之家至一本飲食必祝為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特畫工有致富者蔡京南迂道中市飲食之類及知為京皆不肯售至於詬罵無所不道州縣護送吏卒驅逐不稍息人之賢不肖於人心得失一至此見童詢君實走卒知司馬如溫者蓋千載一人而已文昌雜錄登文鼓院未知起於何代因讀唐會要顯德五年有抱屈人齎鼓於朝堂訴遂令東西都各置登聞鼓登聞鼓自此始予按世說晉元帝時張闓私作都門登聞鼓脫開群小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槌登文鼓又晉范堅傳節廣二子槌登聞鼓乞恩人後魏刑罰志世祖闕左懸登聞鼓人有窮寃則槌鼓公車上其表又隋刑法志高祖詔四方

有枉屈詞訟縣不理者令以決經即及州仍不理乃詣闕申訴有
所未愜聽過登聞鼓其來已久非始於唐也呂不韋春秋竟
置啟諫之鼓鬻子禹治天下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為名於
篋簾曰教寡人以獄訟者揮鞀二事當為登聞鼓之始
徽宗登極之初皇嗣未廣有方士言京城東北隅地協堪
輿但形勢稍下倘以增高之則皇嗣繁衍矣上遂命工培其
岡昇使必加於旧已而果有多男之應自後海內入安朝廷無事
上頗留意苑囿政和間遂即其地大興工役築山号壽山艮
岳命宦者梁師成專董其事時有朱勔者取浙中珍異
花木竹石以進号曰花石綱專置應奉局於平江所費動以
億巨万計諸民拶岩剔藪幽隱不置一花一木曾經黃封獲
視稍不謹則加以罪斲山蝨名虫江湖不測之淵力不可致
者百計以出之至名曰神運舟楫相繼日夜不絕廣濟四指揮
尽以充艤士猶不給時東南監司即守二廣市舶率有應奉
又有不待旨但進物至都託宦者以獻者大率雲壁太湖諸石
二浙奇竹異花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異木之屬皆越
海渡江鑿城郭而後至後上亦知其擾稍加禁戢獨許朱
勔及祭彼入貢謁府庫之積聚萃天下之伎藝凡六歲而
始成亦呼為万歲山奇花異木珍禽異獸莫不畢集飛樓
傑觀雄偉環麗極於此矣越十年金人犯關大雪盈天諸令
民任便斫伐為薪是日百姓奔往無慮十万人臺榭宮室悉見
毀拆官不能禁也余讀國史及諸傳記得始末如此每恨其宅
不得得而詳後得徽宗御製記文及蜀僧祖秀作華陽宮記
讀之所語壽山艮岳者森然在目也因各據其畧以備遺亡

云御製艮岳記曰云於是按圖度地无徒僞工累土積石設
洞庭河口絲谿仇池之深淵与泗濱林慮灵壁芙蓉之諸山
取壞奇物異瑤琨之石即姑蘇武林明越之壤荆楚江湘南
粵之野移杞杞橙柚橘柳栝荔枝之木金城玉羞虎
耳鳳尾索馨渠邢末利含咲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風氣之
異悉生成長養於雕闌曲檻而穿石出罅岡連阜屬東
西相望前後相續左山而右水後溪而傍隴連綿而弥滿谷
山懷谷其東則高峯峙立其下則植梅以萬數綠萼成蹊
芬芳馥郁結構山根號萼綠華堂又旁有承嵐崑雲之
亭有屋外方內圓如半月是名書館又有八仙館屋圓如規
又有紫石之岩祈真之燈攬秀之軒龍吟之堂其南則壽
嵯峨兩峯並峙列嶂如屏瀑布下入鴈池之清泚漣漪鳧

鴈浮泳水面棲息石間不可勝計其上亭曰囀北直絳霄
樓峯壘崛起于疊萬復不知其幾千里而方廣無數十
里其西則參木杞菊黃精芴窮被山弥鴻中號藥寮又木
麻菽麥黍豆秔林築室若農家故名西莊上有亭曰巢雲
高出峯岫下視群嶺若在掌上自南徂北行岡春兩谷間綿
旦數里与東山相望土水出石口噴薄飛注如獸面名之曰白龍沼
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岩又兩半山間樓曰倚翠
青松蔽密布于前後号萬松嶺上下設兩闌出闌下平地有
大方沼中有兩洲東為蘆渚亭曰浮陽西為梅渚亭曰雲
浪沼水西流為鳳池東出為研池中分兩館東曰流碧西曰
環山館有閣曰巢鳳堂曰三秀以奉九華玉真安妃圣像東池
後結棟山下曰揮云屢復由嶠道盤行縈曲捫石而上既而

山絕路隔繼之以木棧木倚石排空周環曲折有蜀道之難
躋攀至介事此最高於諸山前列巨石凡三五丈許号排樹巧
恠嶄岩藤夢蔓衍若龍若鳳不可殫窮麓雲半山居石
極目蕭森居左北俯景龍江長波遠岸弥十余里其上流注
山澗西行潺湲為漱玉軒又行石間為煉丹亭凝觀園山亭
下而酒肆清斯閣北岸方竹蒼翠翳鬱仰不見日月有勝筠
菴躡雲臺消閑館飛岑亭無雜花異木四面皆竹也又
支流為山莊為回溪自山蹊石罅塞條下平陸中立而四顧
則岩峽洞穴亭閣樓觀喬木茂夕或高或下或遠或近一出
一入一榮一凋四面周匝徘徊而仰頽若在重山大壑幽谷深岩之
底而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又不知郭郭寰會紛
華而填委也真天造地設神謀化力非人所能為者此蓋其

梗槩焉祖祖秀華陽宮記曰政和初天子命作壽山艮岳於禁
城之東詔闔人董其役舟以載石輿以輦土驅散軍万人築
岡阜高十余仞增以太湖灵壁之石雄拔峭峙初奪天造石皆
激怒舐觸若齧牙角口鼻首尾爪趾千態方狀殫奇尽恠
輔以蟠木瘦藤雜以黃楊對青蔭其上又隨其旋幹之
勢斬石開徑憑險則設磴道飛空則架棧閣仍於絕頂增高
樹以冠之搜遠方珍財盡天下者蠹工絕技而經始為山之上
下致四方珍禽奇獸動以億計猶以為未也鑿地為溪澗壘
石為隄捍任其石之性不加斧鑿因其餘土積而為山骨甃
露峰稜如削飄然有雲姿鶴態曰飛來峰高於雉堞翻若
長京腰徑百尺植梅方本曰梅嶺接其餘崗種丹杏鴨脚曰
杏岫人增土壘石間留隙曰穴以栽黃楊曰黃楊巘築脩岡

以植丁香積石其間從而設險曰丁嶂又得頽石任其自然增而成山以枳蘭雜植於其上曰枳崖接中山之末增土為大坡從東西側柏板枝幹柔密搆之不斷華結為幢蓋鸞鶴蛟龍之狀動以萬數曰龍相板循壽山而西移竹成林復開小徑至數百步竹有同本而異幹者不可絕極皆四方玃貢又雜以對青竹十居八九曰班竹麓又得紫石滑淨如削面徑數仞因而為山貼山卓立山陰置木櫃絕頂開深池車駕臨幸則駢水工登其頂開閘注水而為瀑布曰紫石壁又名瀑布屏從良岳之麓琢石為梯石皆溫潤淨滑曰朝真澄又於洲上植木方以海棠冠之曰海棠川壽山之西別治園囿曰棄寮其宮室臺榭卓然著聞者曰瑤津殿絳霄樓萼綠華堂築臺高九仞周覽城都近若指顧造碧洞虛天萬山環之開三

洞為品字門以通前後苑建八角亭於其中央榭椽窓楹皆以瑪瑙石間之其地琢為龍旋導景龍江東出安遠門以備龍舟幸東西櫛景二園西則湘舟造景龍門以幸曲江池亭復自瀟湘江亭開閘通金波門北幸櫛芳苑隄外築壘衛之瀕水蒔絳桃海棠芙蓉垂楊畧無隙地又於舊地作野店麓治農圃開東西二閘未懸岩磴道隘迫石多峯稜過者膽戰股栗九日苑中登群峯所出入者此二閘而已又為勝遊六七曰濯龍澗漾春波桃花開鴈池迷真洞其

余勝迹不可殫絕紀上已落成上名之曰華陽宮然華陽大抵眾山環列於其前得手蕪蕪十頃以治園圃以闢宮門於西入徑廣於馳道左右大石皆林立僅有餘林以神運昭功夫慶方壽峰而名之独神運峰廣百圍高六仞錫爵

盤固候居道之中來石為小亭以庇之高五十尺御製記
文親書建二丈碑附於石之東南取其石若群臣入侍
情幄正容凜然不可犯或戰栗如敬天成或奮然而起又若
接取其柝狀余態娛人者多矣上既悅之悉與賜号守吏
以奎畫列於石之陽其它斬榭庭徑各有巨名棋列星
布並與賜名佳神運峯前群石以金飾其字餘皆青
黛而已此所以弟甲乙者乃命群峰其畧曰朝日昇龍望
雲坐龍矯首玉龍萬壽老松棲霞門參日吐月排雲
衢斗雷門月窟躡躡坐師堆青凝碧金鼇玉龜壘
翠独独秀抽煙躡雲風門雷穴玉秀玉膏銳雲巢鳳
雕琢渾成登封日觀逢瀛頌弥老人壽星卿雲端謫
溜玉噴玉蘊玉琢玉壘玉積玉蓂秀而在于者曰翔麟立

滄侯者曰舞仙独踞洲中者曰玉麒麟冠于壽山者曰南嶽
小峰而附於池上者曰伏犀怒猊儀鳳烏龍立于沃泉上者曰
留雲霜霧又為嵐烛谷滴翠岩傳雲憺積雲嶺其間
石黃仆于亭際者抱犢天門又有大石二枚配神運峰異其
居以壓眾石作亭庇之寘于環春堂者曰玉京独秀太平岩
寘于綠萼華堂者曰卿雲万態奇峰括天下之美歲古今
之勝於斯尽矣靖康元年閏十一月梁陷都人相与排牆避虜
於壽山艮岳之上時大雪新霽丘壑林塘粲若畫本允天下
之美古今之勝在焉祖秀周覽累日咨嗟驚嘆信天下之
傑觀而天造有所未几也明年春復遊華陽宮而民瘼之矣
漁隱叢話曰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斬薪
開闢予觀謝宣城有聯句七篇陶靖節又聯句一篇杜工部集

人事物

又聯句一篇則諸公已先為之至退之亦沿襲其舊自退之斬
薪開闢則非也今攷之漁隱所言亦未得為聯句實起于漢相
梁臺非始於靖節諸人也又何遜李白顏真卿亦皆有是作亦
不特謝宣城杜工部而止耳
今人以物相遺器之人事韓退之奏韓弘等今韓弘寄絹五百疋与臣
淮西俾文伏綠圣恩以碑本賜韓弘等今韓弘寄絹五百疋与臣
充人事物未敢受領謹錄奏聞又杜牧謝許受酒西送撰壽丹
碑綵絹等狀云中使奉宣圣旨令臣領受酒西觀察使結于表
所寄撰常丹遺受碑文人事綵絹共三疋乃知此稱自唐已有
之今人年狀而髮白者曰之曰蒜髮猶言宣髮也宣髮見於陸德
明易說卦釋文中此因人所知也而蒜髮書傳間或未知見独
本多蕪菁子壓油塗顯能更蒜髮此亦可為據也

關羽印

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僅二寸其制甚古紐有連環四兩、兩
貫上有一大環捻之蓋所以佩也漁者以為金鏡而訟于官辨
其文乃壽亭侯印四字關羽嘗封於漢壽亭侯人必羽物
遂留長沙官庫守庫吏見印上特有光焰因白于官乃
遣人送荆門軍羽祠中光怪遂絕淳熙四年玉泉寺僧
真慈將獻之東宮印已函而未發忽光焰四起眾皆驚
愕遂不復獻

無置錐地

今俗謂人之至貧者則曰無置錐之地此語蓋自古有之韓
非子云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而德結
又史記優孟傳孫叔敖為楚相死其子無立錐之地又後漢郭
丹傳蜀諸葛亮傳俱有此語

稱臣呼卿

古者稱臣蓋是謙卑而已上下通行不特稱於君上之前也如

稱萬歲

齊太子對鑿者文執事云臣以死事之殉君見扁鵲曰
寡人幸甚且公謂漢高祖曰臣少好相人高祖謝項羽曰
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之類也晉宋間彼此相呼為卿自唐
以來唯君上以呼臣庶士大夫不敢以相稱之謂矣
萬歲之稱不知起於何代商周以前不復可致呂氏春秋宋
康王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悉應戰國策馮驩燒債
券民稱萬歲蘭相如金壁入秦王大喜左右皆呼萬歲韓
非子曰巫祝之祝曰使若千秋萬歲之吉聽耳新序梁
君出獵婦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紀信乘黃屋左
纛曰食足漢王降楚呼萬歲陸賈奏新語左右稱呼萬
歲漢武帝登嵩高呼萬歲者三元帝送許后入太子家謂
左右酌酒賀我左右呼萬歲馮異傳趙主將兵助異并送

崔豹

總敕軍中皆稱萬歲馬援封侯乃擊牛醢酒勞勳軍士
皆伏稱萬歲玉皇由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掾史皆稱萬歲矣
甘寧八魏營斬數十級述八營作鼓吹稱萬歲是則慶堂之
際上下通稱之不知自何時始專為君上之祝也

韓子蒼書崔豹古今注後云崔豹漢魏間人也當于我後
攘時能自見於翰墨雖小道亦足觀焉至無事時圓冠履
履飽食嬉戲亦足悅矣余按劉勰撰世說新語云晉百官
崔豹字正熊燕國人惠帝時官至大傅是則非漢末魏
初間人蓋子蒼初不得其詳以意度耳不是隋人故不免
於誤

斷屠

高承事物紀原唐刑法志武德二年詔斷屠日不行刑會要
曰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令自今後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及

每月十齋日並斷屠按此則斷屠之始起于唐高祖也承所紀非也隋高祖仁壽三年詔六月十二日斷屠是朕生時宜令海內為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斷屠則此制隋已有之不始有之於唐也

劉歆類
游秦有
功於漢書

葛洪云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百卷歆歆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締構而亡故書無宗本正雜記而已試以此改校班固所作始是公取劉書亦小異同耳固所不取不過三萬許言顏游秦師古之林也嘗撰漢書決疑十二卷時稱為大類後師古為太子承乾注班書多資取其義是二公有功於漢書多矣今人但知班固師古而已知歆及游秦者鮮故余因表出之以示好事者游秦事唐史畧於師古傳末其詳則見於顏真卿所以集也

檄書露
布所始

文章緣起漢陳琳作檄曹操文謂檄文起於琳也以文心雕龍考之已有張儀檄楚書隗囂檄亡新文也又司馬相如喻蜀文選作喻蜀檄文則檄不起於陳琳隋禮儀志後魏每攻戰剋捷欲天下知聞迺書帛建於竿上名為露布其後相因施行如隋志所言則露布始是於後魏時事物紀原引世說袁虎倚馬為桓溫作北伐露布云見於晉二者俱未為得漢賈洪為馬超作伐曹操露布則露布自後漢已有定之豈書帛結竿實自後魏始耶然露布之語其來亦久矣漢官儀九制書皆實封唯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也

魚雁傳
書

陳勝吳廣皆卒事因下者言遂以丹書帛曰陳勝王置入所罾魚腹中其卒買魚烹食果得書古辭云鯉得素書

維非引用此事而意實本此蘇武留匈奴昭帝未武白奴
詭言武死後漢使用常惠教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
帛書言武實在以護單于之驚謝者皆出于一時之偽
後來遂以魚雁傳為書之實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惟愛鵝山陰有道士養好鵝羲之故
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奉群相贈羲之欣然為
畢寵驚而歸其任率如此蔡修西清詩話云李太白山陰
道士如相訪為寫黃庭真帖為逸少書僕嘗攷之非也
伯思東觀余論云黃庭真帖為逸少書僕嘗攷之非也
按陶隱居真誥翼真檢論上清真經始末云晉哀帝
興寧二年南岳魏夫人所受云：惟有黃庭一篇蓋此經
也僕按逸少以晉穆帝升平五年卒是年歲在辛酉

後二年即哀帝興寧二年始降黃庭于世安得逸少預
書之又按梁虞龢論書表云山陰曇礮村養鵝道士
語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繡素早必無人能書府
君能自屈書道德兩章便合群以奉於是羲之便停
半日為寫畢携鵝去而晉書本傳亦著道士云為寫
道德經畢當奉群相贈耳初未嘗言寫黃庭也以二書故
之即黃庭非逸少書然因隱居與梁武帝啓云逸少以各
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告誓等不審尤有存否蓋此
啓在著真誥前故未之及正身至唐張懷瓘作書又云樂
毅黃庭幾篇即為國寶遂誤以為逸少書太白及此後
詩山陰道士如相訪應寫黃庭換白鵝而不有黃庭豈
非竟其謬欤伯思之論似甚詳悉夫以今攷之其說非

矣蓋書黃庭經換鵝以書道德經換鵝自是兩事惟思
語黃庭之傳在右軍死後此最失於詳審也道家有黃
庭內景經又有黃庭外景經及黃庭道甲練身經黃庭
玉軸經世倍列稱為黃庭經內景經乃大道玉農若所傳
扶桑大帝君命賜谷神王傳魏夫人凡三十六章即
真語所言者外景經三篇乃老君作也即右軍所書者與
魏夫人所得者初不同余家旧藏右軍所書外景經右刻
卷凡六行末云永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山陰縣寫以奉歐
陽集古目錄校之與文忠所藏本同則右軍之寫黃庭甚捷
然緣諸公攷之未詳故未免紛紜如此黃伯思謂與梁武啓
在著真誥之前此有曲為之辨也余又嘗于道藏中得務成
子注外景經一卷有序云晉有道士好黃庭之術意專書

又

寫嘗求于人聞王右軍精於多隸而性復愛白鵝遂以數頭
贈之得其妙翰右軍送與自繼未免脫漏但美其書耳張
君房所進雲笈七籤亦載此序此最為的據也蓋道德
經是偶悅道士之鵝因為之寫若黃庭是道士聞其善書
且喜鵝故以是為贈而况其書此是兩事願必明緣俱以
寫經得鵝故使後人指為一事而妄起異論唯李太白知其
為二事故其詩右軍一篇云右軍本清真滿洒在風塵山陰
過羽客愛此好鵝賓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畫罷籠
鵝去何曾別主人此言書黃庭經得白鵝也太向於兩詩各
言之初未嘗誤乃後人自誤也
程文簡演繁露云王羲之本傳以書換鵝者道德經也文
士謂作黃庭人皆謂誤張考遠法書要錄載褚遂良右軍

自正書第二卷有黃庭經六十一行與山陰道士其時真迹故
 在既可以見其為黃庭無疑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親在葉
 中見武后曝太宗時法書共十卷云云所記憶者扇書亦教
 告誓黃庭徐浩古跡記云景時大玉正書三卷以黃庭為第
 一不聞道德經則傳之所載却誤經云晉書傳誤者蓋不詳
 太白之詩故不知為二事者也
 竹之具品頗多成都古今注云對青竹黃而青故每節
 若問出云此竹今浙中亦有之唯會稽頗多被呼為黃金間
 碧玉辰州有一種小竹曰龍孫竹生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
 針凡所以為竹無不具前輩詩有小竹如針能具體即此也武
 陵桃源山有方竹四面平整如削堅勁可以為杖余頃在湖湘
 間見有以竹根為桶者其徑幾尺羅浮山記云第三峯有竹

大徑七尺圍節長丈二葉若芭蕉謂之龍公竹松窓雜錄有
 異篋長二百尺余玉篇篋竹可為舟龍公竹及篋竹雖未
 親觀以前所見推之詎不信哉

佛書見於中國世謂起于後漢明帝時今攷之明帝之前已
 有劉向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八

人其七十二人已在佛經今世傳列仙傳佛經字多作仙經惟梁劉孝標注

列仙傳贊亦去七十四人出佛經方知仙字是後人以意易之霍去病傳木休屠祭天金人張晏曰

佛徒祀金人也顏師古曰今佛像是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
 殺休屠王以其眾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

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因俗祀之

魚豢魏畧西戎傳曰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

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此皆明帝未遣使取經之

刀耕火種

鍾鳴漏尽

前也使明帝之前未有佛書傳教對明帝所言何從而得之隋書經籍志云其書久已流布遭秦之世所以湮滅其說必有所據也

沅相問多山農家唯植粟其多者在兩耳每熟而種粟則先伐其林木縱火焚之俟其灰即布種於其間如是則所收者倍蓋史所語刀耕火種也

今人言人之衰老者則曰鍾鳴漏尽隋初傳伏見詔書以鐘國和千子為祝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鍾鳴漏尽者亦刺事所損殊大人皆以此言始初非也田豫為并州刺史還衛尉年老求遜位可馬官王以為豫克壯書喻未聽豫答書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猶鍾漏尽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當以為始此豫書見於魏書本傳

燕脂

孝宗至德

燕脂今或書作烟支又作烟支烟脂然各有所據中華古今注燕脂蓋起於紂紅藍花汁凝作之以其燕所生故曰燕脂蘇氏演義曰燕支葉似薊花似蒲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為燕支中國亦語為紅藍以染粉為婦人色謂然支粉北方錄載習鑿齒書云此有紅藍地人採取其花作燕支婦人妝時作頰色殊亮鮮明匈奴名妻作閼支言可愛如燕支也

初隆祐太后升遐時朝廷欲建山陵兩浙漕臣曹公卷謂帝陵寢今存伊洛不日復中原即歸附是宜以攢宮為名食之他處高宗思陵吳後之際孝宗嘗密敕無得輒壞人墳墓其愛人郵物一至如此文王之澤及於骨未足多也

于于皆姓也千古寒切于姓編云望出滎陽潁川宋又于
 雙晉于宝著抄神記于本姓那周姓王那林之後于孫
 去邑為于漢有于定國魏將軍于禁望出東海河南是
 干与于為二姓甚明今晉書于宝傳書干作于文選晉武
 革命論則云于令升諸書引抄神記則云于宝抄神記周
 礼注則云于宝云字畫之差相承之久遂至無辨良可歎也
 赤松子有二其一神農特為雨師服水玉能入火不燒即張
 子房願從之遊者事見刘向列仙傳其一則晉之黃初平嘗
 牧羊忽為一道士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後服松脂伏苓成仙
 易姓為赤曰赤松子即叱石為羊者事見葛洪神仙傳
 今婺州金華山赤松觀乃其飛昇之地而汪來賦咏者
 妙引用張子房事誤矣

傳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法周公所為謚者行之跡也累
 積平生所行事善惡而定其名也必是死有謚今考之
 亦有不然者如楚熊通自立為楚武王趙注自稱為南武
 帝蜀杜宇自號為望帝此固顯然自為稱也若周
 公謂伯禽云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也伯子晉謂楚
 使者云報汝平王欲國不滅釋吾父兄楚春秋云是時周文
 成王楚之平王皆生存已有此稱此皆不可曉者刘向說苑
 成王作今王楊倞釋荀子謂威王乃後人所加正以生存不當
 有謚為疑故臨文未免遷就其說書于于文選晉書
 秦始皇下泰山風雨暴至林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初
 不言其為何樹也後漢應劭作漢官儀始言為松蓋樹在
 泰山之小天門至初時猶存故知其為松也五大夫蓋秦爵之

第九級督曾參賜爵七大夫遷為五天夫是也後人不解遂謂松之封大夫者五故唐人松詩有不美五株封之自皆位者不考之過也紹興上虞縣有村市曰五夫故老云有焦氏墓於此後五子皆位至大夫因特得名近世好事者或異其說曰此秦封松為五大夫之地也紹興間王十朋為郡懷官據訪所聞作會稽風俗賦得此遂以為然蘇軾有風挺千丈松封五夫之句疏於下云上虞有地名五夫始皇封松為五大夫之處蓋越人但知始皇嘗上會稽刻石頌德初不知封松乃在泰山時非在會稽特也而十朋復夫於致審遂以為實予嘗過其處見道旁有古石塔有刻字尚可讀乃會昌三年余球所記云草市曰五夫因焦氏立塋於此孝感上聖而為名焉乃知五夫之名實由焦氏惜乎十朋之不見也

禮部韻

古者字未有反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已至魏孫炎始作反切其實出於西域梵字也自後方韻日盛宋周顛始作四声切韻行於時梁沈約又撰四声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胸襟窮其妙者自謂入神之作繼是若夏侯該四声韻略之類紛然各名家矣至唐孫愐始集為唐韻諸書遂為工庠本朝真宗時陳彭年集與是迥成給脩貢奉事取字林韻集韻略字統及三蒼爾雅為禮部韻凡科場儀範悉著為格又是禧四年因子監以翰林李士丁度脩禮部韻略頒行初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言舊韻略多無訓解有疑渾聲與疊字不顯義理致奉人詩賦或誤用之遂詔度等以唐諸家韻本刊定其韻窄者凡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疑渾聲及

疊出字皆於字下注解之此蓋今所行禮部韻也吳曾漫
錄嘗論景祐脩韻略事既不得其始使有張希文鄭
天休脩書先後之辨尔予因歎近時卜李樂至於廢絕遂振
声韻之本末備論於此庶覽者得以故云

克九男

孟子云堯使九男二女以事舜於畎畝之中趙岐注云堯與曰釐
降二女不見九男獨丹朱以徹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
庶無事故不見於舜典予按呂不韋春秋云堯有子十人而
舜貴公也然自丹朱之外不特八庶子而已皇甫謐帝王世
記云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其數正
與不韋春秋合蓋使事舜時未以嫡子故不在所遺中道
岐云八庶蓋未之攷耳

洪崖先生

洪崖先生有二其三皇時伶倫得仙者号洪崖神仙傳衛旻

卿与数人博戲於華山石上其手度世曰不審与父並坐者誰
也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耳郭璞詩左揖浮丘袖石柏洪
崖眉即此是也其一唐有張氲亦号洪崖先生按本傳及豫

章職方采雲氲晋州神仙縣人隱姑射山開元七年召至
長安見玄宗於湛露殿十六年洪州大疫氲至施藥病者
立愈州以上聞玄宗意其為氲驛召之果氲也常服烏
方帽紅蕉衣黑屣帶跨白駒從者負六角扇垂雲笠
鉄意往來市間人莫知其耳歲今人好畫其像者即此是
也豫章有洪崖蓋古洪崖得道處也後張洪崖亦至其
處豫章人立祠於洪井洪崖遂至無辨

阿堵

嬾真子錄古今之語大都相同但其字各別耳故所謂阿堵
者乃今所謂瓦底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云以錢繞林不

後漢人著
二字名

能行因曰去阿堵物謂口不言去却錢但云去却无底耳
後人遂以錢為阿堵物眼為何堵中皆非是
盖此同堵同一意也予按晉人所稱不止此兩事而已放浩
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桓温止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安
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安奉目徧歷温左右衛士謂温曰安
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間著阿堵輩温咲
曰正自不能不耳且若更以二者為證其義尤見分明
歐陽公集古目錄楊震碑陰題名跋云此碑所書河間賈
伯騎博陵劉顯祖之類凡百九十八人疑其所書皆是字尔盖
後漢時人見於史傳者未嘗有名兩字者也予按前漢書句
奴傳王莽秉政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_之者以風單于宜上
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

酒名齊物
論

麩字

臣竊樂太平圣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悅
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當時莽故有明禁暨光
武即位以來士大夫相循襲復名者極少但不可謂無也蘇不幸
字公先有傳附於蘇章傳後紅僖二子曰長 彦季文有
刘駒駮嘗与刘珍捉定東觀書謝承漢書有雲中立季智
名灵奉郭太傳有張孝仲范特祖召公子許偉康司馬子
威此數人者出於芻牧置郵屠沽卒伍决非以字行者其為
名無可疑如此之類見於漢傳中今可考也
唐子西謫居惠州嘗醞酒三種其和者名養生冬至其精
勁者名齊物論
東觀余論跋右軍甘麩似竹於文後為信後草非是予按
說文麩字在多部注云諸麩也玉篇有麩字在竹部音

失脚切方筐也集韻亦載此一字昔同云箕無是蔗与蔗
自古兩字右軍正誤黃氏見蔗有即似竹遂以後章為非謬矣
蔗字見於說文豈可謂之俗字也

晋宋以來士大夫多矣父祖名諱為重習以成風拘忌太過乘其
恠可以咲者王亮父諱攸近晋陵太守沈瓚之好犯亮諱亮不

堪遂啓代之瓚之快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

若為攸字當作無敬尊旁大為大旁無敬尊太平御覽載攸云當作首傍安大猶

為大傍安與與今痛史小異若是有心愆無心攸乞告示亮不履跣而走瓚之撫

掌大咲而去此者熊安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之

才諱雄士開諱安乃稱觸生群公哂之此与瓚之甚相及然觸

觸生之称此尤迂恠可咲也



